

英国荒岛文学

魏颖超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英国荒岛文学

魏颖超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荒岛文学/魏颖超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9

ISBN 7-5600-2471-8

I. 英… II. 魏… III. 近代文学-文学评论-英国 IV. I56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339 号

英国荒岛文学

魏颖超 著

* * *

责任编辑:李彩霞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

字 数:385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00-2471-8/H·1288

定 价:1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917519

走进英国荒岛文学的新天地

杨仁敬先生序

英国文学，繁花似锦，源远流长，曾在欧洲文学史上独领风骚数百年。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作家像璀璨的群星，在世界文学无边的空间里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英国文学在我国一直倍受青睐。大学里有必修课，社会上有大量名著的中译本。像莎士比亚戏剧，中译本有好几种版本。我国学者编著的英国文学作品选读、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英国戏剧史陆续问世。近年来又涌现了不少专著，英语界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魏颖超同志的《英国荒岛文学》将我们带进英国文学的新天地。她从地理政治美学的新视角，评述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后从莎士比亚至当代小说家戈尔丁以荒岛为题材的文学名著，并称之为“荒岛文学”。这是个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作者在前言中说：“荒岛文学的形成，与伦伦三岛的地理位置、英国的殖民主义发展史以及英国人的冒险精神密切相关。”接着又说：“荒岛文学只是一种载体，是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它们或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或宣传作者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英国荒岛文学能够长期持续繁荣，是由其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的，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盛衰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所以具有差异性和阶段性，同英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时期相吻合。”作者以唯物史观，辩证地剖析“英国荒岛文学”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和变化。专著重点考察了莎士比亚的《暴风

雨》、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巴兰坦的《珊瑚岛》以及戈尔丁的《蝇王》等名著,将它们放在其时其地的英国文学格局中加以剖析,令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以荒岛为背景的文学题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奥德赛》。这部史诗将荒岛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主人公俄底修斯在海上漂流了10年,与命运进行顽强的搏斗。最后,他历经艰险,重返家园,与妻子涅萝珀团圆,成了受人爱戴的奴隶主和好丈夫。荒岛的四周是大海。大海是大自然的代表。海洋是美丽的,又是无情的。它可以为人类提供无尽的资源,也可以将人类毁灭。能征服海洋的人就是英雄。流落荒岛的人,往往是孤立无援的,能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生存下去,也是人们敬重的英雄。荒岛是对人的意志的考验,但在古希腊文学中,神主宰一切。神是人的命运的预言家。它有时会帮助人,有时又会捉弄人。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人只能听任神的摆布,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荒岛文学的始祖。他的悲喜剧《暴风雨》是荒岛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将中世纪的神话巫术和荒岛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既展现了荒岛上善与恶的生死之争,又深刻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处于困境的米兰达赞美人的善良和世界的美好,对生活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啊,多么神奇!

这里有多少美妙的人!

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

竟有这么多出色的人!

这与哈姆雷特赞扬“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莎士比亚笔下,荒岛是很荒凉的,不能居住,几乎无路可通,

但它又有很美好的、很温和、很可爱的气候。“气候是个可爱的姑娘。”荒岛虽然荒凉，却令人留恋，恰似“人间仙境”。为什么？因为它“具有一切对人生有益的条件”（贡柴罗语），但无酒可饮，自己不会醉。荒岛展示了贡柴罗“乌托邦”式的理想。他说：“大自然会自己生产出一切丰饶的东西，养育我那些纯朴的人民。”他要“杜绝叛逆、重罪、剑、戟、刀、枪以及一切武器的使用”，让老百姓过着和平幸福的日子。凯列班则赞美荒岛无拘无束的自由。

但是，荒岛并不是世外桃源。现实社会的善恶之争总要演绎到荒岛上。《暴风雨》便是明证。末了，在普洛斯彼洛的魔法下，恶人们幡然痛改前非，恋人们经受了考验，腓迪南王子和米兰达终成眷属。普洛斯彼洛发出了善良的呼吁：“请再不要把我永远锢闭在这寂寞的荒岛！”

荒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作家。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里描写了主人公鲁滨逊在一次海上失事中，流落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他在困难和危险面前并不绝望，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开荒种地，建小屋，养牲畜，顽强地生活了28年。后来，他发现了土人星期五，立即将他变成自己的奴隶。荒岛成了他的殖民地。一方面，鲁滨逊成了开天辟地的英雄，另一方面，他又成为初期的殖民主义者。他的复杂性格集中表现了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他的身上留下时代的烙印。

与此同时，笛福的同代作家斯威夫特却看出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和贵族利益的英国社会体制的黑暗和腐败。他的《格利佛游记》展现了一幅幅统治阶级的百丑图。大人国、小人国等地君主各占岛为王，实行独裁统治。岛国面积不大，国王却妄自为大，独断其事。党派纷争、尔虞我诈、贪婪自私、诬害忠良、民不聊生到处可见。岛国成了英国社会的缩影。斯威夫特对一切社会弊端的讽刺和鞭笞真是入木三分，给各国读者留下永世不忘的印象。

到了19世纪，英国文学进入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时期。

巴兰坦的《珊瑚岛》和史蒂文森的《金银岛》赋予荒岛新的文化内涵。尽管两部小说的题材有所不同,前者叙述了三个孩子因轮船失事流落到珊瑚岛智斗海盗的故事,后者则描写一场争夺财宝的生死搏斗,从英伦三岛一直延伸到海外的小岛。正义与邪恶之争仍是贯穿两书的主题。

随着年代的推移,英国走进了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给英国作家留下难忘的记忆。1954 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蝇王》又出现了荒岛的景色。尽管这是威廉·戈尔丁虚构的故事发生地,但荒岛成了现代寓言。它是作者笔下现代英国社会的缩影。一群来自现实世界的孩子们,因飞机失事,流落到一个荒岛上。拉尔夫和匹基想在荒岛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两个孩子遭到独裁者杰克的追杀。后来,有艘英国舰艇恰巧路过荒岛,他们救走了孩子们,将他们带往文明社会。有人说这是对巴兰坦《珊瑚岛》所揭示的乐观主义的反拨。戈尔丁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了孩子们在荒岛上一幕幕荒诞的闹剧,揭示了原始状态下的人性,引导读者从二次大战的灾难中正视和了解现代人自己的本性。他将荒岛与人类社会相对照,从荒岛上孩子们的对立和苦斗中披露了人性中兽性的渗透及其危害,使《蝇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戈尔丁终于走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为英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

总之,《英国荒岛文学》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作为昔日海岛王国的英国的文学特色,重点剖析了《暴风雨》、《鲁宾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珊瑚岛》、《金银岛》和《蝇王》的主题思想、文本结构和艺术风格,指出荒岛文学已成为英国文学的宝贵传统之一。这对我国英国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

魏颖超同志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在攻读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期间成绩优秀,科研成果突出,多次获得国外优秀研究生奖学金。毕业后,她放弃了众多待遇优厚、设施先进的公司及用人单位的高薪聘请,立志献身国防科研事业,到部队院校任教至今。魏颖

超现为英国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她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下起早摸黑,刻苦钻研,独立完成此书,可喜可贺!

我希望此书出版后,作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积极汲取海内外一切有关科研成果,进一步突出荒岛文学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将这个领域的研究继续下去。

感谢作者领我们走进多姿多彩的英国荒岛文学的新天地。

杨仁敬

2001年2月于厦门

前 言

英国坐落在浩瀚的海洋之中，碧波万顷的大海将她与欧洲大陆隔开。大自然让不列颠的先民们在波涛汹涌的海岛上任其沉浮，锻造出英语民族的独特个性，也造成了英语民族在近代崛起的地理优势。英国独特的岛国地理位置使其历史、文学不可避免地一开始就和航海、海盗、船舶、海上探险、海上征战、海外贸易、海外扩张和殖民等内容紧密相连，她的人民也因此以富于冒险、骁勇好战、勇于面对自然等性格而著称。

英吉利民族是一个海洋民族。海洋民族不同于陆地民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倔强的个性、冒险的天性和狂热的扩张欲。海洋民族对自己居住的有限海岛了如指掌，而对诡谲多变的大海之外却知之甚少。她因此会对海外世界充满好奇的探索心。海洋民族居住的岛国面积有限，必然使海岛居民把无边无际的沧溟大海看成是自己伸张的国土。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的理论。过去我们总是认为，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片面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看不到社会物质经济生活对民族性格的决定作用，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当我们过于武断地否定一种观点的合理性时，我们本身就是站在了谬误之中。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有巨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它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地大物博并非是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孟德斯鸠指出：“一个国度土地肥沃，就很自然地养成一种依赖性。构成人民主要部分的乡下人，是不那么渴望自由的：他们太专注于个人的私事，私事也太多了。一个殷实的乡村害怕抢劫，

也害怕军队……对于他们来说，什么统治都一样，只要能保平安就行。土地瘠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坚韧耐劳，勇敢善战，土地不肯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必须自己取得。土地膏腴则因安乐而使人怠惰，而且贪生畏死……海岛民族比大陆民族更重视自由。”（孟德斯鸠《法的精神》，第18卷，1—V）

对于一国，幅员狭小和地处海岛并非会有一种囿于海洋的天然劣势。相反，向往自由与冒险的海岛民族会把小小的海岛变成向外扩张的基地。马汉在其经典著作《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就谈及了英国这一地理因素所造成的优势。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占有这样的地利，它既不必在陆土保卫自己，也不被诱惑从陆地上扩张其领土，那么，同一个拥有陆上疆界的民族相比，由于它的目标是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占有一种强大优势。”

做一个陆地民族中的优秀居民，只要眷恋土地，遵纪守法，顺从统治者的意志就可以了。而要成为一个海岛民族中的佼佼者，他必须既是海盗、又是商人，还必须是一个冒险家和一个殖民者。这些复杂身份锻造起海岛民族的坚强个性。健强的体魄，冷酷的心肠，精明的头脑，善于与土著打交道，而对幽深莫测的大海视死如归，这些素质是一个海岛民族中的佼佼者绝对需要的。

如果将历史的望远镜稍稍向前推移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在世界各地渺茫无际的海面上，英国的商船追波逐浪，乘风远航，船上的米字旗随风飘扬、凌空飞舞。而此时，在世界各地，众多大陆国家的农业民族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固守着陈旧的生产方式。我们看到了亚细亚的黄土地上，一位脸孔黧黑、汗流浹背的庄稼汉，面对丰收在望的几亩农田，露出苦涩的笑容；而在英国的商船上，举止有度、容光焕发的英国商人正目视远方，准备到各殖民地牟取暴利，大展鸿图。当东方的臣民们哑然无声、心怀恐惧地苟安在封建专制的制度之下，不列颠的商人却在自由宽松的社会气氛下热气腾腾地忙着搞贸易。这幅图景或许可以让我们

了解英国为何能迅速崛起，而古老的东方为何沉疴痼疾。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谁是时代巨浪的弄潮者，谁就是人类的先行者。

大家也许看过英国文学家笛福所著的《鲁滨逊漂流记》一书。这部描写英国人冒险奇遇的小说，并非一部用离奇的情节来取悦于读者的普通小说，而是一部包含着巨大社会哲学思想的作品。作者把鲁滨逊的命运不只看成一件有趣的冒险传奇，而是把它看成英国人命运的象征。在18世纪文明条件下诞生的鲁滨逊，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英国民族性格的化身。他热爱自由，向往冒险，钟情大海，机敏过人，淋漓尽致地反映出英国人的民族特征。小说中的主人翁鲁滨逊从父母那清静无为的家庭中逃出来，到海外去经历种种具有刺激性的冒险。由于他乘的船舶在海上失事，他流落到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孤岛，并且在那里度过了28年。在孤岛上，鲁滨逊没有变成一个离群索居的野人，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文明的生活条件。他是一个劳动者，又是个典型的资产者。他在遇险后积累财富，保存钱物，以防万一。他的全部思想渗透着英国资产者的商业气质。他笃信上帝，什么事都事先祈祷，他相信成事在天，但又不放弃谋事在人的坚强努力。这种思想恰好表现出英国人当时的清教徒精神。他在岛上遇到第二个居民——野人星期五，便与他建立起主仆关系。

由于有了鲁滨逊和星期五之间的主仆关系，一种新的文明生活在岛上开始。后来，一群欧洲人也来到岛上。他们的海船失事，流落到荒岛上，又遇到吃人的生番，鲁滨逊把他们从生番口中救出来，把岛上的土地分给他们。这样，岛上就产生私有制的殖民地。在作家笛福眼中，鲁滨逊就是英国人的化身。他精力充沛，渴望海外的冒险生涯，在海船失事流落到孤岛之后，又以坚韧的生存意志和极大的进取心白手起家，搭简易房子，造独木舟，探测海岛，从事渔猎，开荒种地。经过多年的顽强劳动，他在荒岛上创造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理想结构的殖民地。正是因为鲁滨逊代表了英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正面形象，体现出英国人的典

型性格，笛福才被誉为“英国欧洲小说之父”。在笛福时代，英国民族正是这样一个崇尚冒险、热衷扩张的海岛民族。英国地理位置孕育出来的民族性格是英格兰崛起的一大要素。

然而，英格兰崛起的原因可能不只是海岛民族的进取之心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从文艺复兴中解放出来的贪婪成性的个人主义也应是英格兰崛起的动因之一。斯威夫特英国启蒙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是敢于暴露英国社会阴暗面的伟大作家。英国资产阶级为何会在短期内致富？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当格列佛来到一个魔术家的国家，他请求魔术家给他看古代罗马元老院。为了作一比较，他还要求看看英国国会。“前者看来像一些英雄好汉，而英国国会却是一群小贩、扒手、强盗、骗子和莽汉的集会。”格列佛很想知道，英国的富有阶级究竟用什么手段取得如此巨大的财富。魔术师当场显功，格列佛眼前出现了几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原来，这些暴富者并非善良之辈，而是变节、压迫、贿赂、扩张、欺诈、诱奸的能手，他们违法乱纪，出卖祖国，无所不为。虽然如此，英国资产阶级此种贪婪成性、追逐利润所产生出的巨大能量却成为推动英国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在这种有利条件下，英国人形成了独有的工业民族精神，也即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谋利”精神。贸易的发展给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而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创造出众多新的技术，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市场。这一切，都使得资金能够迅速地积累，劳动力能够大规模大范围地流动。这些都有利于一切有雄心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

在新的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人们过去被压抑的对财富的热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只要它不被用于无限的挥霍，它就得到宗教的全力支持。随之而来的是旧的道德体系在事实上的全面崩溃，个人主义道德观的兴盛。

从17世纪末开始，一种追求和进取的精神开始在全英国弥

散，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与鼓励，结果就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引发技术大革命，这是工业革命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作为这种追求的结果，英国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方面发生突飞猛进的进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率先跨进了“工业民族”的行列。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英国作家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其岛国特有的深不可测、有待开发的海洋，转向了能体现个人奋斗并充满发财希望的荒岛。因此，英国的荒岛文学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十分繁荣兴旺的景象。其中，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 - 1745)的《格列佛游记》(*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by Lemuel Gulliver*, 1726)和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 - 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西方文学史上曾有过这样的作品，作者有意识地将主人公放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然后以荒岛为背景加以描写，借以表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然而，由于西方各国地理环境和国情各有特点，此种文学作品在西方文学中并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倾向或潮流，只是偶尔出现，或只是构成作品情节的一部分而已。荒岛文学只是一种历时性文学现象，因为取材相同，使它们都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而聚于荒岛文学名下。英国是一个岛国，其地理环境和人民的生活、文学、艺术等自始至终与岛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历史和国家的发展及斗争也与岛屿密切相关。因此，从一开始，荒岛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从16世纪末期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17世纪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从19世纪R.M. 巴兰坦的《珊瑚岛》到当代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英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一系列以荒岛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们称这类作品为荒岛文学。

荒岛文学的形成，与英伦三岛的地理位置、英国的殖民与发展史以及英国人的冒险精神密切相关。荒岛是现代社会之外的另一去处，是以相对发达的人类文明为参照系的具有独特审美意蕴的文学世界。然而，荒岛文学并非宣传籍荒岛来寻求逃避社会的处所。荒岛只是一种载体，是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它们或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冲突，或寻求一种改造社会的手段，或宣传作者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英国荒岛文学能够长期持续繁荣，是由其国家的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的，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盛衰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因而具有差异性和阶段性，同英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时期相吻合。

因此，研究英国的荒岛文学，不可能不研究英国的政治、历史的发展及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风气、人们思想意识的演变过程。如果不了解欧洲文艺复兴的渊源、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文学语言大师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他笔下塑造的各种人物性格；同样，不了解中西方人性观的历史底蕴及宗教改革、但丁《神曲》对西方人性观的影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知识人心灵的冲击，就无法理解当代英国荒岛文学中何以荒岛为载体深入挖掘人性的这种文学趋势。英国荒岛文学的发展与英国的政局、英国社会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联系。

《暴风雨》是荒岛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的精神特点。文艺复兴是对人的精神的全面肯定，是对人性的弘扬和讴歌。哈姆莱特有一段著名的独白：“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通过这段独白，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挚爱便跃然于纸上。无独有偶，《暴风雨》中也有一句对人类的赞美诗，米兰达遇到腓迪南——除父亲和丑八怪凯列班外的第一个人、一个男人时说：“我简直要说他是个神，因为我从来不曾见过宇宙中有这样出色的人

物。”

莎士比亚之所以要选择《暴风雨》中的那座荒岛，并不是荒岛题材本身引起他的注意。如果说后来鲁滨逊的荒岛是主人公生活的真实舞台的话，那么普洛斯彼罗的荒岛只是莎翁精心设计的人类善恶较量的精神舞台，也就是说它只是一种载体，是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它的作用和《李尔王》中的荒原差不多。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用浩瀚无际的原野、狂风暴雨的黑夜这样一些原始大自然的激荡情景，不仅烘托出李尔转变的痛苦心情，同时也批判了李尔王长女和次女违反人文主义原则的冷酷无情。

《暴风雨》中的善与恶在荒岛上较量的结局虽然是善战胜了恶，但这只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愿望而已。这种结局的安排，与莎士比亚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以及莎士比亚本人的思想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在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时期，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更难弥合。这一时期，莎士比亚除了继续揭露社会罪恶、批判现实外，还开始寻求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的办法。在这一时期的剧作中，他总是试图以善良感化邪恶，以宽恕取得和解。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而更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未来的青年一代。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不免带有空想性质。

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到了实质性阶段——工业革命阶段。她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工业上的垄断地位，带来了商业上的霸权。英国在16世纪击败西班牙，17世纪击败荷兰之后，到了18世纪，又击败了在争夺殖民地方面的主要敌手法国，自此确立了她的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作为这个时代的荒岛文学作品，《鲁滨逊漂流记》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是一个在重商主义、经济个人主义社会背景下不断进取、顽强向上的资产者形象的化身。

鲁滨逊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个资产阶级开拓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正面形象。小说使读者形象地认识到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物质及个人奋斗的精神面貌与作用。鲁滨逊靠自己辛勤艰苦的劳动、奋发进取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及敢于冒险不惧困难的热情，与人斗，与大自然斗，逐步创造和积累了财富。虽然鲁滨逊的性格和做法有急功近利、物质至上等经济个人主义的负面因素，然而正是这种鲁滨逊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被先进的科学枝术和管理方法所武装，像魔法师般地把生产一日千里地向前推进，从而最终战胜了封建贵族的统治。正是鲁滨逊这种单枪匹马向未来世界开拓的精神，使英国在 19 世纪成为幅员最广阔的“日不落”国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外帝国。

1857 年，R.M. 巴兰坦的小说《珊瑚岛》问世，它讲述了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孩子因轮船失事而漂流到一座珊瑚岛上，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友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的故事。这本书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而 1883 年问世的《金银岛》甚至博得了广大成年读者的欢心。它的作者史蒂文森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然而，这时的珊瑚岛和金银岛已经不再是鲁滨逊的荒岛。珊瑚岛上有土人居住，这些土人有着普遍的人类感情，他们也正在通向文明的道路上前进着，只不过步伐相对缓慢罢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视这种岛屿为荒岛，无疑是当时日不落帝国统治者们旺盛的民族心理的外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善恶斗争的关注仍然是荒岛文学的重要主题。史蒂文森笔下正直的吉姆·霍金斯和他的合伙人深入荒岛，演出一幕幕险象百出的喜剧，最后战胜了海盗，获得了财宝。在这里，人类在文字历史以来的善与恶之间无休无止的纠缠依然持续着，被莎士比亚、笛福乃至狄更斯宣扬过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思想依然贯穿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仍属于荒岛文学的传统体系。

荒岛文学的作者们总是无法回避人性和自然这一对矛盾，不

管他们对这一矛盾的价值判断如何。莎士比亚把自然（荒岛）变成人性善恶表演、争斗的舞台。同时，自然本身也存在着善恶的矛盾，而孕育于自然之中的一种大善不仅能克服自然本身的恶，作为合乎人类意愿的超自然力量，它还能帮助人类战胜人性的恶，达到人性的更自然更和谐的状态。笛福则强调人性对自然——野蛮状态中的荒岛的改造。在笛福看来，鲁滨逊身上那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就是人性善，而野蛮状态中的自然是人性的对立面，只有通过人的努力使野蛮状态文明化，才能使人性和自然得到统一。而当代的作家威廉·戈尔丁关于人性与自然关系的解释却更为复杂。他否定自然人性中存在的善的因素，他对文明也抱着怀疑态度，他在探求人性中的某些因素与自然、与文明的适度结合而形成的一种人类生存的状态。

荒岛文学中的荒岛是虚实结合的产物，作为文学形象的虚构和其取材的实在性相结合形成作品中的荒岛。在笛福的笔下，鲁滨逊孤居达28年之久，这显然是文学夸张的结果。荒岛相对于社会现实是虚幻的，而生活于荒岛的人物是实在的。相对于纷繁芜杂人声鼎沸的社会生活，荒岛是另外一个世界，但荒岛文学中的主人公，不管是《暴风雨》中的普罗斯彼罗·安东尼奥，还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或者《蝇王》中的那群小孩，都来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他们的言行规范、思维模式、乃至主观情感都是社会性的，这就使得他们在岛上的遭遇及由此而产生的心态很容易引起共鸣。

在这一点上，当代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给我们的感触最深。当代的读者们对那种古老的神秘的探险行为已经麻木了，因为现实世界中已找不到这样的荒岛。但在《蝇王》的荒岛上，拉尔夫和杰克们演出的一幕幕貌似荒诞的活剧，却震醒了麻木的读者。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的自然流露，使我们和作品及其中人物的距离不断拉近，我们感到拉尔夫和杰克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的朋友或敌人。